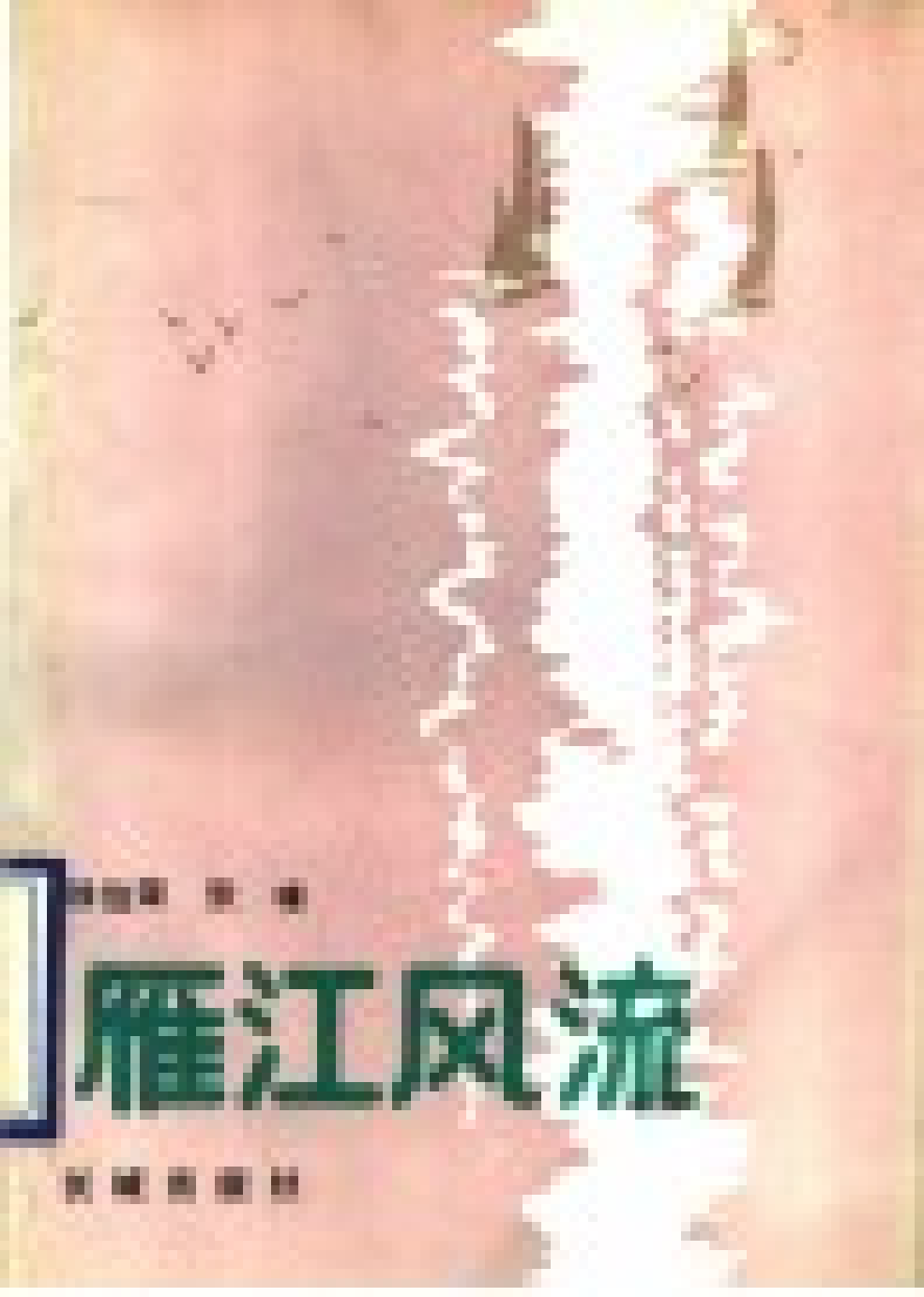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warm, reddish-pink color. A bright, vertical, wavy white light source, resembling a sun or moon, is positioned in the center. Two stylized sailboats with dark sails are visible on either side of the light source. Several small, dark, V-shaped marks, representing birds in flight,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cover.

徐伯荣 张 咏

雁江风流

长 城 出 版 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雁江风流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报告文学集

雁 江 风 流

徐伯荣 张 咏

长城出版社

雁 江 风 流

徐伯荣 张 咏

长城出版社

(北京阜外甘家口三里河路40号)

国防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8.125印张 180000字

1989年5月第一版 1989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17—076—4 /E·12

印数 1——10000册

定价 3.00元

序

我是一个资阳人，奉命为描写资阳人在改革大潮中做出丰功伟绩的报告文学一书作序，内心起伏不平，感到无比激动和怡然。

五月十五日晨，我从重庆北碚开完“中国散文与旅游文学研究会”回成都，妻子便把资阳文化馆徐伯荣、张咏二同志撰写的报告文学书稿《雁江风流》打印稿交给我。徐伯荣同志在信中告诉我：“我和张咏合写了一本反映资阳企业界及其他人士的报告文学集。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副编审看了书稿，认为写得不错，北京决定出版，最近稿子要交出版社。我们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请您写序合适，因为你是资阳人，也来对故乡贡献一份力量，希一定不要推辞……”伯荣同志又在信末补笔强调：“序言文字，请在五月十八日前寄北京，并希给我寄一份来……”每天，当我走进编辑部，就有许多事要做，开会半个月归来，庶务已堆积如山。在这短短的几天中，还有不少“当务之急”要办，是否能抽出身来阅读作品，拨冗作文，按时交卷，我内心疑虑重重。

明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我为“人序”不多，谈不上什么“患”，更远非“好为人序”而“患”，是因为时间紧迫，“实实在在地觉得序之难做”而犯愁。这没有什么办法，不管我的笔如何拙笨，“但我立即答应了，因为老朋友的命令不好违背”（周作人《知堂序跋》语），恭恭敬敬地拜读近二十万字的书稿，为这本

报告文学集认真写序。

在党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指引下，各行各业齐头并进，祖国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群星灿烂，英雄辈出的时代，我可爱而美丽富饶的故乡——资阳县也不例外，与祖国车轮同步飞进，在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资阳县和全国一样出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建设成就和优秀人物。报告文学《雁江风流》，是党的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结晶，是记录资阳人奋进的英雄谱。

这本报告文学集，作家满怀激情，以浓墨重彩，文思俊逸的笔墨，描写了杂技表演艺术家周召文如何从苦难的逆境里奋起，组建资阳民间职业杂技团，培训青少年杂技演员，参加全国第一流水平的“新苗杯竞赛”，经过多年奋斗，终于在强手如林的竞赛中，获得了两个银色奖杯的殊荣。作家以热情洋溢，人情味浓的笔调歌颂了“举世瞩目的教育摇篮”资阳中学校长邓辉章，赞扬他把教师作为“心中的上帝”，政治上关怀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教学上扶助他们。他把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在实处，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祖国培育德智体美的栋梁之材。作家还以优美动情，亲切感人的语言，惊呼我国第一个青年军事后勤理论家刘胜俊的惊人成就，称他的著作是“前无古人，当今少见”，“智慧的结晶，故乡人的骄傲”。在二十世纪，资阳出了两个“著书立说的人，其著作都在一百万字以上，名垂青史。前者是毛主席从延安派到重庆担任《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西南文联副主席、现代著名作家邵子南，后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理论家刘胜俊”。是呀，出现这样的军事理论著作家在中国是不多的，不但是资阳的骄傲，也是四川的骄傲

啊！我愿报告文学作家泼墨如流，多写些资阳的“骄傲”——祖国的“骄傲”。

一个国家要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为先进的工业强国，需要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科学与技术”。科学与技术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对于这句话，并不是每一个领导，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有的可能很早就理解了，而已去身体力行，有的可能至今也不以为然，甚至变作一块绊脚石。作为厂长，高级知识分子的林其俊，深知科学和技术的奥秘，能发挥什么作用。他“伸于久屈之中”，知道如何报效祖国，把知识技术变成物质财富。他和冉幼虎创造的“湿磨矿浆浓酸法”，被中国著名化工专家、化工部副部长侯德榜誉为“是世界过磷酸钙生产工艺上的一次革命”，周总理指示“快快总结，快快推广”，《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都报道了资阳磷肥厂的成长过程。一九八五年，历史把林其俊推上主宰一个大企业的领导地位。他担任经营承包厂长两年，为磷肥厂赚回百万资金的利润，成为四川省的先进企业，优秀厂长。作家调动自己多年的知识积累，以朴实隽峻的格调，把这位优秀知识分子、优秀企业家栩栩如生的形象跃然纸上。我读了这篇报告文学，依稀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资阳，到了磷肥厂，见到了林其俊同志一样。在作家的笔下，还有不少企业管理家、农业种植家、商业经营家如李志全、颜鲁国、吴定清、韩华钦、谢先海、刘光栋、薛庆孝、李德明、王大存等光辉形象，他们的动人事迹，也作了细致入微、淋漓尽致的描述。这里每个人的经历，都象一首优美清新的抒情歌曲，强烈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读完这本内涵丰富的书，耳边又响起了多年没有结束的

有关报告文学真实性的激烈论战声。有的说：“报告文学是报告加文学，它首先是报告，是新闻的一种，因此要绝对的真实，不允许任何虚构，以此和小说、戏剧、电影区别开来”；有的又说：“报告文学是报告加文学，它是一种文学，不同于新闻报道。文学就得有文学性，就得典型化，通过对情节的剪裁、筛选及对细节的某些虚构，表现出它的文学性。……”

究竟如何给报告文学这一体裁下定义才好呢，我也琢磨多年，当我读了祖慰的《我报告了他，他报告了我》之后，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记得列宁曾说过，画同一个模特儿的素描，由于模特儿是无可穷尽的，每个画家只能选出“无可穷尽”的一局部来画，尽管画的各个局部是真的，但却不相同。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创作的影片《罗生门》，向观众暗喻一条哲理：任何客观一旦经主观描述，就是主观中的客观。科学哲学家汉森说：“纯粹客观的中性的观察语言是不存在的。”因为采写者总要受立场、观点、方法、手段等制约，造成相对性形式。祖慰认为“任何真理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绝对性表现在真理真实地反映了客观规律，相对性表现在真理具有所反映空间和时间的局限性，因而就包含着被否证的因素在内。那么报告文学也只能做到真理所做到的那样，既绝对又相对地报告一个事件和人”。指出报告文学真实性具有绝对和相对二重性，会不会使读者对报告文学产生不信任感呢？祖慰回答说：“不会。”我读了这本报告文学集，并没产生不信任感，而是非常信服。因为这书的两位作者我很熟悉，其采写的对象中有我最熟悉的人，我了解他们，这些都是真实生动感人的事，只不过作家对其事作了

“绝对又相对”地报告罢了。我觉得这本报告文学集较好地体现了报告文学真实性的二重性，具有较高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价值，值得大家一读。

在这本报告文学集里，有极少数的篇章构思不够严谨，显得有些松散，有的典故和成语出现了两次或三次，觉得有点重复。有的写得过细或随便，是否使人感到有点欠精练。有的象电影中的旁白，作者站出来直言评论，起到画龙点睛，是好的，可是这在有的段落中稍嫌多了点。这些不足，都是瑕不掩瑜，正象月亮上的少许黑点，遮不了它的光辉一样。

本书著作之一的徐伯荣同志，长期在文化部门工作，不但自己写了不少佳作，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有成就的业余作者。他忠心耿耿地为党的文化事业奋斗献身，然而并没有逃脱五七年的厄运。那时他才二十几岁，就受到了不公正的人生待遇。其“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曲折历程，本身就是一篇极其生动而富有审美信息量的报告文学题材。我等待着读这篇报告文学。作者之一的张咏，是一位女性文学青年，有大志大勇，是我们文学界的希望。

这本书能在一年内撰写成，除作者的才华和努力外，是与资阳县委、文化局、文化馆等有关方面的领导支持与帮助分不开的。我对这些领导深表崇敬之意。

通读这本报告文学后，使我这个远离故乡的游子，更加想念故乡，更加热爱故乡，遥祝故乡更加美丽和富饶。

刘建中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于浮香斋。

目 录

人情味儿·····	(1)
路遥知马力·····	(15)
在军旗下成长·····	(33)
宝剑锋自磨砺出·····	(50)
绚丽的彩桥·····	(64)
天府药材王·····	(79)
他从国境线上归来·····	(96)
春风第一枝·····	(112)
胆识篇·····	(129)
托起蓝天的大厦·····	(144)
花不知名分外娇·····	(161)
关山万千重·····	(177)
让车轮飞转·····	(191)
燎原的火种·····	(207)
巴山蜀水大篷车·····	(222)
后 记·····	(250)

人情味儿

——写给十三大党代表、资阳中学校长邓辉章



直接与间接采访了邓辉章。小小的采访本上已经记下了上百页的文字。我们深沉思索，浮想联翩，深深感受到邓辉章给社会、给人们创造的感人肺腑的美的力量，美的愉悦。

邓辉章独具的美是他对教师、对学生诚挚的爱，是他的人情味儿。

人情味儿，多么不容易的人情味儿！

著名诗人白居易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许许多多教师、学生给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邓辉章感人肺腑的事迹。它使教师在长时期“左”的路线桎梏下已经僵冻死寂的心，重新搏动，焕发了青春。弹指八年间，一千三百多名大学生从这里起飞，飞进全国六十三所重点大学和一百多所大专院校。

为此，国务院颁令嘉奖资阳中学。

资阳中学成为世人瞩目的教育的摇篮，是邓校长那神奇的人情味儿转化成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邓辉章谦逊地给我们介绍说，他一九七八年到资阳中学

任校长和党支部书记，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光。打倒“四人帮”，就是最大的天时，文革时期谁又敢理直气壮地抓教育呢？资阳县委和人民重视教育，就是最大的地利。天时、地利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我这个校长也就好当了。人和实际上是校长与教师、学生的关系。尤其是与教师的关系。这是我份内的工作，也是十分具体的工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校的主体是教师，学校的灵魂也是教师，教师用他们的人梯精神给我们社会培育德智体美的栋梁之材。资阳中学的教师、就是我这个校长心中的上帝。

我们笑了。邓校长的见解多么一针见血！邓校长对教师、知识分子的理解，多么令人感动。

邓辉章陷入了沉思，那眼神十分复杂，过了一分钟，他语重心长地说：文革十年，教育上被毁了一代人。教师队伍青黄不接。老年教师历经了三十多年的各种运动，社会上有多少种“帽子”，我们的老教师就被戴上多少种“帽子”。鞭苔之下，能有贤士吗？一个被戴上精神枷锁、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口的人，能以主人翁的师道精神去爱自己的学生、传经授道么？资阳中学在一九七九年只有几个年轻教师，不为老教师在精神上松绑，奢谈什么教育！

时代需要为教师松绑，中国的前途、命运需要人们尊重和理解教师，把他们放在尊者的地位。我们的社会始能从落后、贫困、愚昧的狭谷中走出来。

邓辉章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九七九年七月十日这天，庆祝党的生日，他召开了全校教师恳谈会。他讲话之后，会场上一阵沉默。沉默孕育着风暴，不是教师不敢讲话，他深知中国知识分子知无不言的大忠大勇的共性。果然，冷场仅仅

才三分钟，一位鬓发皆白的教师即席起身，慷慨激昂，侃侃而谈：“……要夺回十年损失，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就要把教师当人看。要在政治上关怀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教学上扶助他们。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绝非空话，敢不敢在教师中发展共产党员，敢不敢在知识分子中提拔干部，是真落实还是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试金石！”一石激起千层浪，教师们心潮澎湃。建国三十年了，还没有过敞开心扉同党组织对话。一九五七年曾经有过一次大鸣大放。对党的整风也曾勇于进谏，结局呢？纷纷被划为右派。时代变了，党开明了，是否能够纳谏，有的教师还心有余悸。在这个座谈会上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低声细语，教师们向党奉献的是那一颗颗赤子之心。老教师帅建中（全总五一奖章获得者、四川省劳动模范）一向谨小慎微，人们发言完了，他礼貌地举了手，多年来的政治运动养成了他发言先举手的习惯。邓校长请这位受折磨最多的帅老讲。他说话声音很低，也很缓慢，一字一句都让到会的教师听得十分真切。帅老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睁着眼睛回忆一天的言行，有没有‘反动’的言论，我说话时，有哪些人在场，怕以后运动来了说不清楚。现在不同了，我睡觉前，也要回忆我一天做了哪些工作，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会场上有人悄悄地啜泣。揪心的疼痛啊！中国的知识分子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啊！邓辉章的眼圈儿也红了，他暗下决心，不解除资阳中学教师精神上的纒紲，就办不好学，也就辜负了党对自己的嘱托，而枉任一校之长。

恳谈会散了，教师们拿眼睛盯着邓辉章，看看这个校长是怎样关怀知识分子的？姑且叫作拭目以待吧！

那时资阳中学没有一座楼房，教师们分别居住在破旧的古庙和年久失修的危房里。邓校长与教师们朝夕相处。课余，他挨家串门，促膝谈心。一天，资阳中学校门公布栏里，张贴出秦季勋任教导主任的任命公告。它象一锅沸腾的水，让一百多名教师的心难以平静。党外教师任教导主任，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许多教师面对着这一张任命公告，心潮澎湃，仿佛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有人说，邓辉章的第一把火烧起来了，那火焰熊熊，温暖着教师们的心。接着在邓辉章主持的党支部会议上，通过了老教师谭应珊、张炽燊和其他三位教师的入党。这次全体教职员工都激动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向党递交申请，但明白“左”的路线在消溶，党和他们的距离在靠近，真正感受到了党的温暖。谭应珊在资阳教育界遐迩闻名。他化学教得好，但他的家庭出身却令人咋舌，父亲死于革命者的枪口，谭应珊又曾是“反动学术权威”，这样的人能加入共产党吗？邓辉章微笑地说：“能，我们的党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党。对谭应珊全面看，已够得上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谭应珊、张炽燊的入党震动了内江地区的教育界。邓辉章曾经工作过的资中二中有位与他关系较好的教师感叹地说：“老邓的胆子太大了，文革前依靠反动学术权威办学，文革中没有少吃苦头，被批斗关牛棚，而今才几天，敢发展谭、张入党！”

邓辉章之所以叫邓辉章，就在于他胆略过人。他看准的事，非办不可，这就是他坚强的党性。一九八〇年，邓辉章结束了资阳中学十五年没有发展共产党员的历史。

历尽坎坷的张炽燊入党了。他把“七一”这个难以忘记的日子，作为生命的新起点，把爱倾注于学生的品德和学业

的培育，与同行们一道，让一批批品学兼优的学生从这儿起飞，成为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材。张老入党后的第二年，被评为全国第一次命名的优秀班主任。两年后，张老已是花甲之年。他说，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的教育事业是没有年龄界限的。那年，我们曾为这位载誉四川教育界的老教师写了一篇《浇得花儿朵朵红》的报告文学，让更多的人了解张炽燊。到了一九八五年，张炽燊仍在学校任教。邓校长看到资阳中学一批老教师对教育做出的卓越贡献，舒心地笑了。

就在这被资阳中学教师称之为“难忘的一九八〇年”，邓辉章上任后的第三把火又烧了起来。说来读者不会相信，资阳中学一百多名教师多属高、中级知识分子，他们手里拿着解放前后名牌大学的本科文凭，然而，他们的家属子女大多在农村，也有的教师和家属异地分居。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关心知识分子生活，人家不会看你邓辉章讲得怎样好听，而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于是，资阳中学校办工厂向教师家属敞开大门了。分居几地的高中部教师汪跃堂，妻子和三个儿子进了城，妻子进了工厂，三个儿女在校读书。汪老师原先一愁莫展的困难，顿时迎刃而解，愁眉变成了笑脸。他决心象春蚕一样，勤奋吐丝直到生命终结。杨世安老师与汪老师情况相似。他无限感慨地说：“那时，凭我七十四元工资要养活农村的五口之家，困难啊，邓校长雪中送炭他挑着我家最困难的事解决了。那个时候农村人口还不让进城，邓校长却把我妻子安排进了校办工厂，三个娃娃分别插班读书。没过多久，上面来了命令，要校办工厂安排待业青年。万老局长亲自来资阳中学给邓校长打招呼。你猜邓校长哪个说？他回答万老局长：不解决教师的实际困难，他们无

心教书，这是对一千八百多个学生和学生家长没尽到责任啊！校办工厂不能面对社会，它是教师、学生勤工俭学的场所。万老局长打了几个哈哈，她说：“教师、学生的困难要解决，分配给你的待业青年就业也要消化。”人称老婆婆的万局长要邓校长两全其美。邓校长还是先把教师的家属安排进了工厂。后来，我三个娃娃分别考上北京工院、西南交大、武大三所大学。现在老大老二已经毕业了，老三今年也要毕业了，知识分子讲究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而报，邓校长关心我们教师，我们能疏忽懈怠、对人民的教育事业不尽心尽力？

得人心者得天下，已是至理名言。哪一个国家、民族、集团能违背这条治民之道？！

得民心，不就是隔阂的消融，心与心的靠拢，由散沙掺和着水泥浇铸成坚如磐石的力量！要做得人心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辉章却做到了公生明，廉生威。遇事出于公心，自然就会廉洁。由廉而生威，则顺理成章了。正如古人所说：公则四通八达，私则一偏向隅哩。

在采访中，老师们给我们讲了很多邓校长的故事。谈的是细微末节。正是从这些不惹人注目的事中，我们看见了邓辉章是怎样地为教师、为教育事业献出自己的爱和忠诚。

老校长郑平凡调任内江教育学院任职前，向邓辉章办了交接。其中有一位中年教师高善询，是郑平凡把邓辉章带到“监狱”交割的。当时高善询已被扣留了十八个月。两位校长来到“监狱”要求保释。懂得什么叫人的尊严、而又学富五车的高善询，并不领这份情。他要一份无罪裁决书才肯出“狱”。高善询的表现引起了邓辉章的格外注意。当天他将高

善询的档案调来，花了半天时间读完了这位中年教师的人生经历。这位北师大的高材生，毕业后回到母校负责校办塑料厂的设计、制造与安装领导工作。在动乱年代，实属不易。那么高善询又错在哪里？无非在北京读书时言行有些偏激，遭到了猜忌。老校长郑平凡向邓辉章介绍高善询案件时，说：“此案不平，天理不容。”郑平凡离开资阳中学时还对邓辉章说：“资阳不要高善询，内江教育学院要定了。”邓辉章心潮难平，他要为一个教师争取一个好的环境，好的前途。受审十八个月的高善询终于出“狱”了，然而，一九七九年高善询评上的先进被删去了，一九八〇年评上的工资报批不准。“左”的阴魂啊，迟迟不肯散去。当年，资阳中学因教学成绩优异，获得了国务院给予的隆重、丰厚的奖励。而刚过而立之年的中年教师高善询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却得不到承认。有关单位就是舍不得那价值三毛钱一张的奖状和那六块钱一级的工资。

邓辉章困惑了，激动了，心中隐隐作痛。他向各级领导反映。高善询的问题本不属平反甄别的问题，却比右派的改正更不易啊！事有凑巧，省教育厅周厅长来资阳中学视察。在教师座谈会上，高善询的问题又被“捅”了出来，周厅长详细听了介绍，感慨地说：“资阳不好处理，把高善询调省教育厅好了。”

与此同时，郑平凡出任内江教育学院领导后，通过市教育局商调高善询的信函来到了。高善询决意要走，邓辉章执意挽留。两人上内江打“官司”。市教育局的曹申甫局长十分为难。他对邓辉章的惜才爱才表示敬佩，又同情高善询的实际困难。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心境不佳是痛苦的。曹局长最后